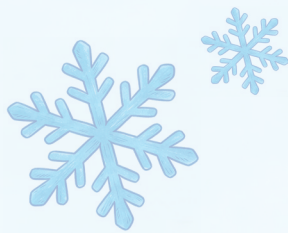


师者说·育心录

雪簌簌 心念念
教育该给孩子留一点“风雪”

成年的雪，
是与精神对话的自我。

大学时的雪夜，我常独坐图书馆窗边，看雪片在路灯光晕中飞舞，如时光碎屑。读《红楼梦》“琉璃世界白雪红梅”，悟到曹雪芹笔下的雪是洗净尘浊的灵物。毕业后到城乡结合部学校工作，雪成了难得的静默时刻，沏一壶茶临窗而坐，领会苏轼“人生到处知何似，应似飞鸿踏雪泥”的感悟——那些曾经纠结放不下的，不过是鸿雁偶然留下的指爪印痕。



童年的雪，
是一片自由的天空。

7岁那年清晨，被妈妈一句“下雪了”唤醒，我赤脚跑到院子里，看雪花如柳絮般旋转飘落，伸手去接，看六角形晶体在掌心化作一滴水。大人们只是笑笑，叮嘱我多加件衣裳。全村孩子在雪地里打滚，堆起歪歪扭扭的雪人，用冻红的手指在雪地上写字。那时的雪，是天空送给孩子的第一堂自然课，教给我们温度、形态、消融与重生的秘密。



少年的雪，
是淬炼精神的熔炉。

13岁那年雪下得格外大，积雪没膝。父亲递给我一双高筒胶鞋：“路上自己要走慢些。”五里上学路，我和伙伴们深一脚浅一脚，跌倒又爬起，裤腿湿透，脸颊冻红，到校迟了半小时。老师没有责备，反而让我们以“雪中行”为题即兴作文。那场雪教会我的，比整个冬天的语文课都多：“大雪压青松，青松挺且直”，让我懂得坚持；跌倒时总有双手伸出，让我明白互助；老师帮我们拍雪、搓暖冻紫的双手，那份温暖，照亮了此后三十年的每一个冬天。



如今的雪，
照见了教育的真谛。

从教半生近半百，看雪的心情愈加复杂。雪未落下便成“聚焦点”，应急预案层层传达，安全责任逐级压实，教育如临大敌，家长忧心忡忡。我们为孩子扫清每一寸可能滑倒的路面，却剥夺了他们学习在雪中行走的机会；守好安全的门，却关闭了风雪中嬉戏成长的可能。《礼记·学记》警示：“时过然后学，则勤苦而难成。”自然赋予的成长时机一旦错过，再难弥补。

古人从不避雪，反而在雪中寻找精神的试炼场。王阳明龙场悟道的冰雪、程门立雪的典故，皆在苦寒中得真知。雪，从来是中华文化中精神淬炼的象征。可如今，雪从“可玩可赏的天地馈赠”异化为“需防范躲避的安全隐患”，孩子们失去的不仅是一场游戏，更是与自然建立连接的第一座桥梁。我们为孩子建造恒温教室、塑胶操场、软包墙角，却抽走了他们生命中必要的“风雪体验”，这种剥夺还被包装成“爱”与“责任”。



每个生命里，
都该有一场自由的雪。

这场关于雪的思考，其实是在追问教育根本问题：我们到底要培养怎样的下一代？

首先，重拾“天人合一”的教育观。教育不是将孩子与自然、风险隔绝，而是教会他们如何与自然共处、在风险中成长。一场雪，可以成为安全教育的活教材，也可开展“雪中课程”：物理老师讲解雪的晶体结构，语文老师领读咏雪诗文，体育老师教雪中运动的注意事项。

其次，重建“适度留白”的教育生态。中国画讲究“留白”，教育亦然。适当的“不安排”“不干预”，恰是成长的必要空间。

再者，重塑“风骨精神”的教育追求。孟子所言的大丈夫精神，需在磨砺中养成。一场雪中的坚持上学，一次跌倒后的自己爬起，积累的正是面对人生大风雪时的韧性。教育的目标，不该只是分数与名校，更该是“大雪压青松，青松挺且直”的风骨。

最后，重寻“静待花开”的教育耐心。真正的教育是潜移默化的影响，而非急功近利的塑造。每个孩子都有其生长的节律，教育者该做的，是提供适宜的土壤、阳光、雨露，然后静静等待。

一场雪，教会我们等待！等待雪落，等待雪停，等待雪融，等待雪水滋养后的春芽萌发。这份等待的耐心，正是当下焦虑的教育中最缺乏的品质。

窗外的雪，渐渐小了。愿每个孩子，都能在自己的生命中，迎来一场自由的雪。这场雪，该由他们自己走。

（淮南市教体局 李韦遴）